

生灵

秦岭秘语

南书堂

秦岭在说话。
话语持续、密集，纷乱繁复而又自带节律，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语言系统。

轰隆隆——轰隆隆——声音是雷鸣，从山背面传来，奶奶说，那是山说的话。我问山说的啥么，奶奶说：雨来了。

这是我最早知道的秦岭的话。直到现在，我也愿意这雷声真的出自秦岭之口，那穿透天地的威力，那毋庸置疑的语气，唯独秦岭，才有资格。

秦岭里的人们都知道，山的话语不止如此寥寥几句，人们听到过很多。

微风里，山在自言自语，草木们一直支起耳朵听着，听得心领神会了，便频频点头，听高兴了，便摇头晃脑。大风吹，山的嗓门也大起来，一会儿说一会儿笑，一会儿歌唱一会儿狂吼，声音的浪涛翻涌着、奔跑着，好像急切地要把什么

我思

枝上蝉声远

张国中

大暑节气。窗前的柳树上，门前的梧桐上，已是“树上有蝉初长成”。它们拱出泥土，爬上树干，蜕变成蝉，毫不吝啬地放声高歌。

人们都说，蝉是夏天里的歌者。可是，我对蝉鸣自小就有一种反感。它那单调的声音，犹如音乐中的“高八度”，实在不敢恭维。尤其在炎热的中午，正当昏昏欲睡时，突然，一只蝉“吱——”地叫起来。似乎是一个领唱，顿时，几只、几十只蝉组成一个乐队，这边唱来那边和。听着声音很近，但极目窗外，却看不到它们的踪影。

蝉鸣的确令人讨厌。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在读了崔豹的《古今注》以后，不禁对蝉刮目相看。书中记述了一个凄美的故事：“齐王后急而死，尸变为蝉，登庭树嘒啖而鸣，王悔恨。”故蝉俗名叫齐女。这个传说故事颇为简单，却说明了在古代一位屈死妇女的怨愤多么强烈。

精神上，蝉给人一种悲苦凄凉的感觉；物质上，蝉同样给人带来破坏。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经过多年观察和研究发现，蝉在树枝上放声之际，正是它啜饮树汁之时。一只蝉带了头鸣叫，众蝉闻声而至，在树上刺下一个个“井眼”。这样的“井眼”多了，树枝就会干枯至死。所以，蝉是一个十足的树木破坏者。

童年时，我没少与蝉斗智斗勇。我和小伙伴们每人制作了一个捕蝉的小网兜，绑在竹竿上，发现蝉就用网兜扣。再就是用长竹竿，顶端涂满沥青，用来粘蝉，效果也很好。但蝉很狡猾，往往没等竹竿靠近，就“吱——”一声飞到更高的树枝上了。而这一叫，仿佛是一声召唤，低处树枝上的蝉们，也会凄厉地叫着，急忙飞走。

尽管它们狡猾，但我们每每都有所获。把捉来的蝉，先是放在瓶子里，仔细观察，发现其叫声在腹部，此处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鼓膜。用手拨弄，蝉就一震一震地发出刺耳的叫声。听大人说，会叫的是雄蝉，我们叫它“灵子”；不会叫的，是雌蝉，我们叫它“哑巴”。玩够了，把蝉取出来放在纱窗上，甚至蚊帐上，期望它能像蜻蜓那样，捕捉苍蝇和蚊子。然而，我们发现蝉很快就死了。原来这虫儿，离开大树的汁液是活不成的。

随着对蝉有了更多了解，我对这其貌不扬的小精灵有了别样的认识。为此，我曾写过两篇有关蝉的散文。一篇《夏日说蝉》发在《青年科学》杂志，偏于理性；一篇《客居听蝉》，发在《中华文学》杂志，偏于感性。这两篇文章，都是我对蝉观察后的感悟。蝉声虽然尖利而单调，令大多数人厌烦，但了解后，就发现它也能给人许多宝贵的启迪。

晚唐名臣虞世南在《蝉》一诗中这样写道：“垂緌饮清露，流出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诗写的是蝉的形体、习

要紧事通知给远远近近的生灵们。特别是到了深冬季节，山的语气更显急迫，总是一边铺开枯叶的褥子、雪的棉被，一边大声询问、呼喊，既要问寒风中的草木们还冷不冷，又要提醒冬眠的动物们别睡得太沉，别忘了按时从春天醒来。每座山都是这样，像每一位母亲，忙得不亦乐乎，话语絮絮叨叨。

也像每一位母亲，秦岭里的山把更多说话机会留给了它的孩子们。更多时候，山只是一个倾听者、呵护者，倾听着孩子们生长的话语、爱的话语、幸福的话语，包容着孩子们蛮横的话语、仇恨的话语、厮杀的话语，抚慰着孩子们疼痛的话语、孤独的话语、死亡的话语。

万千生灵都有传情达意的本能。据说，动物们求爱时，语言最为丰富，也最为动听。以此推测，秦岭里的话语，多与爱相关。正在伺机捕捉猎物的狼群不可能有滔滔

性和声音，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含义在于咏人。蝉用细嘴吮吸清露，由于语义双关，暗示着冠缨高官要戒绝腐败，追求清廉。无疑，这首诗能传之久远，是因为其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却是又一风格，简直就是一幅有声有色的画，更是千古绝唱：“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是千百年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句。词人笔下，树上的蝉，简直禅意满满。月夜里的蝉鸣，伴着悠扬的蛙鼓，给人以清风拂面之感，更是让人感叹夏夜之美好。可谓素心丰盈，岁月静好。

说到夜里的蝉鸣，曾读过一个真实有趣的故事。朱自清在散文《荷塘月色》中写到了夜里蝉鸣，有读者给他写信说蝉在夜里是不叫的。朱自清请教了昆虫学家刘崇乐。刘崇乐说蝉在夜里是叫的。朱自清认为可能是个例。后来去乡下，果然听到了夏夜蝉声。于是，朱自清给那位读者写信，答复自己的文中没有写错，并表示感谢。老一辈作家严谨的写作态度，真是令人敬佩不已，值得后辈学习学习再学习。

作为农家子弟，自然不会出现朱自清那样的“蝉误”，我早已习惯听夏夜里的蝉鸣。它不像白天那么歇斯底里，而是偶然一声“吱——”，在静谧的夏夜里并不显得突兀和聒噪，好像蝉在梦中呢喃，倒有一种亲切感。这叫声，伴着各种不知名的虫鸣，仿佛是一支小夜曲。而那声蝉鸣，就是这支曲子的高音部。枝上蝉声远，虫鸣夜更幽。乡村的夜，就是这样静极、美极。

蝉，是一种“苦虫”。它的幼虫在地下蛰伏两三年，最长可达17年，爬出漆黑的地下，逃过许多饕餮者的追求，华丽变身为蝉。它在树上卖力歌唱。它唱的什么呢？是自己默默的从前，还是高调的现在以及凄美的未来？短短的一生，却生生不息，不问结果，活好当下。蝉，确实能给我们颇多的启发和遐思。

我确实不喜欢夏日蝉鸣。可又想：蝉，作为夏天里不可或缺的歌者，以奔放的歌喉、激情的腔调、不知疲惫的精神，给人们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人不喜欢蝉鸣——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可能在每个人心中，都需要一个安静的角落，用来盛放一首诗、一段情、一处风景，甚至一段故事。如此，人们的脸上自会绽出一丝笑容。心灵呢？也会溢出一种快乐。这，就是我的“蝉悟”吧。

不绝的话语，低头吃草的羊群往往沉默如一地乱石，而一旦进入爱情时刻，动物们会立即变得情感丰富、能言善语起来。

最能言善语的，是鸟儿。一天的两个时间段，清晨和黄昏，鸟儿们几乎控制了山的话语权。一片嘈杂声中，我们能想象到的，是它们的相互问候、请安，是它们商讨着一天的工作或分享着一天的收获。当然，最多的，是它们对爱的温馨表达。有了这爱的话语，清晨和黄昏的山林，最和谐生动，最具家的意义。

在秦岭里，朱鹮曾是种群数量很少的一种鸟。上世纪80年代初，这种鸟少到了仅存有七只。人们想方设法保护它们，但它们并不以种群的岌岌可危为然，只管放任自己的优雅，优雅地在河边、在草丛觅食，优雅地在山中飞来飞去，优雅地说着甜言蜜语，衔一根枝条当爱的信物。在朱鹮看来，表达爱、拥



河 佚名 摄

汉诗

村里的好人

蒲保杰

提起他，不用一个华丽的辞藻
俺村的蒲保喜，用一个个平凡的善举
感动着沧州这座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

母亲已过百岁
十二年前瘫痪在床
在积极治疗的路上
他承担起照顾母亲的重担

行走

龙堂行

张法正

南皮县龙堂村是“人民艺术家”王蒙的故乡，也是他二姑，我曾祖母的故乡，是我心之所向。

6月末的一天，我从老家东光县东塘村出发，驱车沿沿露路，一路向东，过大单镇进入南皮县界。经寨子、凤翔，“潞灌镇”的标牌映入眼帘。我的心情激动起来：阔别已久的龙堂村就要到了。

早已在2007年清明节，我曾随王蒙先生的弟弟王行、堂妹王青，来这里参加他们祖父母新坟立碑祭奠仪式并合影留念。时隔多年重访龙堂村，我想探寻王氏故居遗迹，听一听那些隐藏在岁月里的家族逸事。

龙堂村掩映在一派葱茏的树木间。村外田野上裸露着大片收割后的黄色麦茬，畦空间嫩绿的禾苗渐成气候。水泥路平坦而整洁，向着村子的主要街道延伸。街道两旁，以砖瓦房居多。村小学校园里，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暗红色的二层教学楼，是街上最气派的建筑。在一栋旧砖房的山墙前，我停住了脚步，墙壁的石灰板上工工整整地写着三个楷体大字“龙堂村”。街道上车辆行人不多，超市门前有几个上年纪的村民闲聊。我走上前，拿出2007年的合影给他们看。

“请问，你们认识照片上李玉林这个人吗？他就是本村的，家在哪里？”

“他已经不在了，他兄弟李三

有爱，是比存活更重要的事情。

有一年，我两次经过秦岭的一条小河，中间相隔数十天，我却看到相同一幕，一只白鹤孤独地在那里寻觅、盘旋，偶尔的叫声凄凉得让我想哭。我知道白鹤总是成双成对出入，不知这一只为何形单影只，也不知第二次见到的是不是上次那一只。如果是，我很伤感；如果不是，我更伤感。我想，秦岭里这种呼唤爱、怀念爱的声音，白鹤绝非唯一。

秦岭是个大家庭，众生各择其时，各在其位，粉墨或不粉墨登场，用五花八门的语言，竭尽所能地展示着它们爱的天赋、爱的艺术和爱的力量。也许平铺直叙的言说还不足以博得异性的芳心，于是它们不约而同选择了语言的最高形式——歌唱。在夏秋两季漫长的时序里，昆虫中的蚂蚱、蝉、蟋蟀以及两栖动物中的蛙类，都曾主宰过秦岭的声腔语调，都是歌唱高手、爱情高手。

我小时候和同伴喜欢跟着树上的蝉声一起歌唱，只觉得蝉鼓腹而唱好玩，却不明白蝉为何而唱，更不知道蝉歌唱时，腹腔中的鸣肌每秒钟就能振动近万次。当我知道了

蝉是为爱而唱，当我有了苦苦追求爱情的经历后，我很是佩服蝉，只几声歌唱，就搞定了爱情，它的几声歌唱胜过我的三年殷勤表现呀，它的歌唱多有魅力。

夏日的一场场雨后，小溪畔、池塘边、稻田里，青蛙们开始了它们的歌唱。歌声此起彼伏，雄壮洪亮，传播得很远。这是雄蛙们组织的大型演唱会。它们各自扮演起不同的角色，似乎有领唱、合唱、伴唱，使大合唱既具撼天动地的磅礴之力，又有愉悦心灵的音乐之美。这样的歌唱，已近乎于经典，人们也会驻足欣赏，想必那些同样渴望爱情的雌蛙们，是不会无动于衷，错过这个不收费的婚介机会的。

秦岭的话语何其多啊，我能写出的还不到它的冰山一角。秦岭自古有高人。我曾向一位寺院的住持讨教：“秦岭在说什么？”“阿弥陀佛。”他的回答高深得令我一头雾水，远不如奶奶的解释简洁明了。

秦岭的秘密何其多啊，它的语言无疑最是神秘。它只向我们示以神秘，却深藏了打开神秘之门的钥匙。这钥匙，是我们的心吗？



河 佚名 摄

汉诗

村里的

蒲保杰

他学习护理知识，给母亲喂饭
耐心把食物捣碎，为母亲翻身，
擦拭身体，屋子里没有一丝异味
教母亲唱歌，逗母亲开心
让母亲少了焦虑情绪

疫情来势凶猛，母亲倒下了
一次又一次及时送往医院

汉诗

村里的

蒲保杰

提起他，不用一个华丽的辞藻
俺村的蒲保喜，用一个个平凡的善举
感动着沧州这座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

母亲已过百岁
十二年前瘫痪在床
在积极治疗的路上
他承担起照顾母亲的重担

他学习护理知识，给母亲喂饭
耐心把食物捣碎，为母亲翻身，
擦拭身体，屋子里没有一丝异味
教母亲唱歌，逗母亲开心
让母亲少了焦虑情绪

疫情来势凶猛，母亲倒下了
一次又一次及时送往医院

他学习护理知识，给母亲喂饭
耐心把食物捣碎，为母亲翻身，
擦拭身体，屋子里没有一丝异味
教母亲唱歌，逗母亲开心
让母亲少了焦虑情绪

疫情来势凶猛，母亲倒下了
一次又一次及时送往医院

新大运河散文

与鱼有关的旧时光

郭之雨



郭之雨,2020年开始散文创作，
在《工人日报》《北京日报》《河北日报》
等报刊发表散文200余篇。

爸爸爱吃鱼，吃鱼的程度，可以养活一个鱼店，可是爸爸却不吃鱼店里的鱼。爸爸吃的鱼和大哥以及村东的河有关。

河叫运河，绸带一样白亮亮地飘着。水盛时，壮硕的河流，颇为浩渺，春初水暖，岸边便冒出很多紫红色芦芽和灰绿色蒹葭，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和芦荻吐出雪白丝穗，在风中不住点头，招来的很多水鸟，在岸边安居或在空中集翔，水鸟的鸣叫，是河槽子最美的音符。

那个时候我家穷，但是运河物产富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鱼。那鱼呀，呼呼啦啦成群结队的。小河沟里、江汉子里，甚至洗衣服的涵洞里，都是鱼儿的畅游路线。更不要提运河里的鱼，多得如阳光下闪烁的粼粼波光。

运河水平缓时很温暖，像母亲的怀抱，总是让人无限放松。如果迎着水头走，双臂张开，像鸟的翅膀，给人一种要飞的感觉。站在水里不动，也别出声响，要不了一会儿，一群小鱼就摇头摆尾地游过来，胆子大一点的，还触碰人的腿肚子，痒痒的……

但你可别想抓住它，只要猫腰一伸手，那鱼儿便欢快地游走了，富有挑战性的或许还会游回来吐泡泡，那意思就是——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早早晚晚，总会有人拿住你，那人就是大哥。大哥是被水养大的，水对他来说是一种诱惑，而水里的鱼便是诱惑之一。大哥捉鱼，绝对是捉，尽管他有渔网、网罩、网兜、地笼、渔叉、迷糊阵等捕鱼工具，但他很少用。拎个桶，在水边走动，水会让他激动不已，并有喜悦在眼底招摇。看水流得快慢，看鸟的起落方位，看水草的颜色，大哥像是抒情，其实是在观察哪儿有大鱼小鱼，然后激情澎湃，下水，两手一推一圈，双臂并拢，大哥就笑了，大哥笑的时候手里肯定有鱼。

大哥不吃鱼，所以不是因为自己爱吃而去捉鱼。爸爸爱吃，但爸爸说不喜欢吃，原因是水火不留情，怕大哥捉鱼有个闪失。但大哥捉鱼的爱好总在骨子里跃跃欲试。有一段时间，大哥真的以为家里人和他一样不吃鱼，鱼捉得太多又不能统统扔掉，于是，村里人家几乎都吃过他送的鱼。大哥人缘很好，都和鱼有关。

鱼有了，做鱼的人一定是妈妈。我家吃鱼是常态，熬鱼不放油，一碗大酱，几瓢井水，咕嘟咕嘟就炖起来。鱼炖熟了，掀开锅盖，嗷嗷香。

爸爸白天劳作不息，晚上睡在瓜园，每天给爸爸送饭的差事就落到我身上。走一条土路，挎着的柳条篮子里，放着两合面的发面饼，而且必有一大碗白花花鱼肉。窝棚里，父亲吃着香喷喷的鱼肉和发面饼，而我嚼着脆生生的黄瓜，熟了，提桶并水洗脸……

井口支着轱辘，井绳一圈一圈缠着岁月，井水甘甜清爽，我也拿井口当做镜子，映照水葱一样的灿烂年华。尤其是井口边上长了一株蒲公英，盛开着鹅黄色的小花，和黄瓜顶上的黄花衬映，都美得晃眼。

有的时候农活多，爸爸一人忙不过来，叫我一同去忙碌，累了就睡在瓜园。晨起，太阳冒红的时候，也是我最迷恋的时刻，整个原野都沐浴在晨光里，大地一片清新，被井水亲近过的瓜园，叶是新的，窝棚是新的，就连我自己也是蓬勃成长的新气象。

有一次，柳条篮子干粮没了，爸爸把鱼也吃完了，我把爸爸卖瓜时捆筐的麻绳解下，系在篮子上，放上一块砖头，沉入井水里。爸爸问我干吗？我说捞鱼啊，大哥不是说有水就有鱼吗。爸爸大笑，他说运河里有水，而鱼在大哥心里。爸爸这话似乎有些禅意，我参透时是在考上大学之后。

冬天爸爸碗里也有鱼。寒冷的天气改变不了大哥的初心，工作之余，仍去运河打冰眼，孝敬爸爸。平时吃不了鱼，凭妈妈一双巧手，被精盐腌过，用线穿起，吊在房檐上晾，最终小鱼缩成一片片“枯柳叶”，然后用编织袋封存。等爸爸没鲜鱼吃时，抓一把，放热锅里煎，那种酥，那种脆，连鱼刺都可口。

虽然时光远去，但那清清环绕的运河水和水里的草鱼、鲢鱼、鲫鱼、鳊鱼、青鱼、鲮鱼、泥鳅……仍潺潺流经我不老的心房，滋润着余生的寸寸光阴。

